



遜

金

臣



事

所

集

允

緒

乙

未

天

於

廣

州

士

埴

馨

檢

上南洋大臣論兵事書

讀邸鈔見臺省抗疏交劾合肥竊以爲合肥可劾然劾之而無以善其後則徒債國是而已合肥於牙山之役坐失機宜天威赫然禡其輦帶從此袖手不出一謀平壤義州相繼淪喪迨虜渡遼水烽逼陪京而嚴譴竟不能及是國家威柄用之太輕發之亦太早也陳舫仙臬使統湘楚軍雲集畿輔屢奉檄調遲未出關故召峴帥北征爲諸軍節度夫湘楚之不爲合肥用其積漸之勢非一日矣合肥出自湘軍而以淮奪湘垂二十載越南事起其敢戰者皆湘楚士也和議旣成旋踵遣撤湘人棄田廬質妻息遠出應募其幸隸軍隸者十之三百一旦罷斥客死不得歸今復相驅誰肯爲合肥用者然峴帥今日能取合肥而代之乎能攻必克而戰必勝乎道路流言相國與歐美二洲締交甚密則言和必待合肥又淮軍潰逃皆在關外揭竿一呼勢將復集則言撫又必待合肥臺省爭劾合肥而無一人能制其短長是適授之以柄也合肥曩疏籌備東征老謀甚深規畫亦甚密不圖狃於晏安動成粉飾其麾下將吏文意武嬉遂至潰裂不可收拾卽一旦易帥庸何及耶賈生新進少年上章痛哭清流標置亦固其宜然必有旋乾轉坤之才經天緯地之略如尙書者外總師干內參密勿方可振憲綱於旣墜收魁柄於已移倘託空譚夫復奚補倭得旅順後無一艦輕犯津沽疑此正爲北洋畱其餘地所望天氣驟寒堅冰早合使彼鐵艦無自鼓輪則我以全力扼山海關尙可徐圖良策然聞倭人已毀船塢又豈肯

偃旗息鼓返稅扶桑江表籌防刻不容緩臺澎閩粵在在堪虞設使南北交訐水陸並舉宵旰之憂正未有艾楊石帥湘中耆宿遠鎮甘涼計當號召忠義拱衛王室大同宣府未識皆有勁兵否方今時局艱危南北洋固當聯絡一氣卽東西二陝亦宜節節布置通其津梁倘回漢奸民乘間犯順外侮內亂禍更難言樞府僅顧一隅竊恐非萬全之計也倭主移駐廣島東京必虛但得敢死士三千人直擣彼都亦爲奇策惜劉鎮淵亭檄赴臺防銳氣已沮老成持重落虜計中南洋水師歲糜鉅萬又不足供邀截之用爲可慨耳草澤底下自有英雄尙書爲國求材不拘成格得人則翼失人則蹶幕府籌筆豈無王景略輩耶江左蒼生翹首望之矣甲午十一月滬上旅次

上南皮尙書論防倭淺

竊維倭以葢爾島國地褊而瘠民弱而貧曩者翦我藩服夷流求爲沖繩甲申歲耀兵三韓陰助亂黨中國不聲罪致討宥而縱之迺與修好立約津門故今復有朝鮮之役溯自虜使入 覬挑釁渝盟肆其鳴張颺馳電掣不數月而塞犯樂浪烽達 甘泉遼瀋燕齊門戶盡失豈船堅礮利遂足制勝萬里哉亦由將帥能知兵而虜廷復委重之以竟其用也側聞倭之將帥非盡產東瀛頗有楚材爲晉用者蓋其人涉歷時務在滬上久審知中國封疆大臣之賢否與夫阨塞險要及韓京遼左之津途凡南北海軍自統領以至偏裨日與徵逐於聲色貨利之場則其英鷲閭懦已盡窺底蘊而無可掩至於輪艦之堅窳槍礮之良楛刀械之利鈍帑藏之盈虛又皆習聞而熟視之懷抱材略

遯庵集一

三

鬱鬱無所藉手一旦爲當軸所窘不北走胡則南走越其鉅險而急不暇擇者亦勢也然廬墓感族皆在中國雖爲虜謀主可遣間謀離構之使彼相猜沮其大計懸軍遠襲疲於奔命進失所據退無所歸則易成禽耳且倭兵始起未嘗敢輕視中國也方其渡仁川趨漢城偃旗息鼓僅僅爲襲取之計豈期三韓戍卒望風先逃合肥狎於和議文過護前又屢爲臺省所劾坐觀成敗不發一謀牙山孤軍豈足相抗至於平壤旣陷虜氛益張兵械軍資委棄山積則已成破竹之勢矣夫用兵者料敵而進樞府將帥無一不在虜計中故倭敢以傾國之師縱橫北洋窺伺畿輔近間續調後備兵四十艘潛圖南犯以相牽制豈彼都守禦已密兵力財力爲有餘耶知中國之不能乘虛直搗故借此相恫嚇也倭之東京逼處海蘆我軍自甬滬鼓輪越長

崎波橫濱十宿可至又間尙書移節江表南洋五省悉隸
旌麾倘以奇兵東指扶桑則北洋之圍立解而虜志遂不
得逞故倭主先徙駐廣島今復盡銳內犯使蘇浙閩粵及
臺澎各口岸節節籌防無暇爲圍魏救趙之計其實倭志
已盈氣已餒力已竭技已窮始再接再厲以冀倖成奇功
於萬一耳且聞倭將措意合肥而尤恃淮軍潰降以助其
譏淮軍又藉倭之至始得乘機敗衄攘竊軍資張龔衛葉
漏網稽誅何以肅戎行而伸土氣一旦天討用彰罪人
斯得闔寄盡易壁壘一新竊以爲虜氛雖惡流求可折箠
而取高麗可傳檄而定也側聞尙書議募洋將練西兵夫
洋將之可恃者不過以其槍礮便利步伐整齊耳淮軍之
敗非無利器特有之而委棄不用所謂藉寇兵齎盜糧也
平壤義州九連鳳皇各城所失軍資以千萬計旅順之礮

已裝藥彈慮傷敵艦不肯一開蓋據守礮臺則府藏不能
爲私橐所有擊毀敵艦又懼激虜之怒不容易服而逃當
倭襲旅順子藥局時我軍移礮轟之則虜師磨矣豈遂猖
獗至此故北洋債事不在無槍礮也有槍礮而盡爲虜用
耳我肯用之何必洋將始知訓練卽中國兵亦皆可恃且
旅順礮臺非不堅也而自夷其險鎮遠戰艦非不利也而
自觸於礁故國不擇帥以國輸敵軍不擇將以軍輸敵將
帥皆以輪敵爲志而欲其克敵制勝也難矣夫船鳴之失
在檄龔道照瓊總營務時已舉而虛之海軍之敗在擢丁
鍾汝昌任提督時已舉而殲之不擇將不擇帥徒恃礮臺
之堅戰艦之利則適以輪敵而已於國事奚益爲尙書計
唯在選擇將帥激以忠義使皆有效死之心臺不必堅眾
志可以成城艦不必利羣材可以共濟如徒募洋將練西

兵竊恐中國豪傑聞而解體高牙所踈裹足不前且洋將月節與中國將士厚薄迥殊軒輊相形勢難並用合肥宮保初督粵時尙書舊日部曲相率告歸知其所重在淮軍則湘楚羣將不願與噲等伍也曩在里中有人自朝鮮戎幕歸備言倭今用兵頗尙變詐軍鋒始接輒遣驍卒挑戰以嘗我師我不知其非正兵也而全力應之彼忽卻忽前忽聚忽散伺我藥彈垂罄彼始以勁軍長驅並進故我鮮不敗竊謂練兵之法先練膽次練氣虜初交綏宜蓄銳而待潛伏堅壘以避其鋒或包鈔或掩襲用虎鈴燕尾之陣俟敵大至引入重地轟以炸雷盪以機礮虜敗之後始用快槍追擊痛勦使敵無餘燼可收而我不致爲敵所乘被敵所誘如結整陣則不能避敵槍還敵礮士卒不潰而逃卽聚而殲矣曩歲佛郎之役我軍制勝皆恃此道故泰西用兵必先觀戰倭奴素尙西法而前鋒多任華將脅降軍聞彼接仗純用散隊且將捐其故技以中國爲師徒講步伐整齊則驅佛郎之兵萬餘人當無敵於天下何以亦爲我所挫也敵攻礮臺無論水陸其步騎師船皆在彈力不及之地往來游弋我臺置礮大小儲彈多少敵必預知伺彈旣盡臺無不破故必量礮力已及測算有準乃能洞敵陣敵艦而穿之否則開鐵礮以壯聲威或示敵以弱誘之使前然後可施命中之技尤在防敵自我後潛襲夾攻旅順覆轍可爲炯戒所謂練膽練氣者言不爲敵所懼且不爲敵所激也兩軍肉薄而後戰以靜待動以逸待勞我縱有小傷而敵無不大衄者矣至募勇之法水軍則試以風濤如駕數尺杉板船能衝波逆浪而前不沮縮不傾覆者方可入選又須在徑寸之絃行走如飛每乘海輪見小艇

水手以篙仰鉤蹋鬆漆之木及鐵甲直上若履平地又攀援緼索蟻附猱升此皆海軍有用材也陸軍則試以險峻崇墉深塹疾躍而過超距而登或在危崖仄澗間觀其附葛攀藤絕壁仰躡然後能攻城拔壘奪隘斬關如演陣時必合於槍礮聲中衝煙直進及遇大敵始可免恇怯之虞倘召市井無賴入伍成軍是使烏合之眾坐耗餉糈聞警潰降臨陣退卻授以利器徒資寇讎欲其克敵制勝又豈可得哉故善練兵者必先於募勇時苛立其程嚴加淘汰一隸軍籍卽不能麾而散之驅而斥之矣然募勇練兵尤貴擇將選士竊聞其道略有四端曰智謀曰忠勇曰堅忍曰樸誠窺探巧詐迎合機警非智謀也必深沈有大略者跋扈驕矜憤張鹵莽非忠勇也必慷慨有奇節者剛復拗執膠固遲疑非堅忍也必鎮靜有定識者戾俗矯情鄙野

逃庵集一

六

粗獷非樸誠也必肫篤有至性者昔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用塔忠武羅忠節彭剛直蔣果敏諸公或擢自行伍或拔自布衣皆能以此四端擇將選士故克成中興之功今擇將與選士分爲兩途則不能兼有其詣竊見近日提鎮皆養尊處優坐擁厚資監司皆循資按格駁歷通顯自此以降大都承望風旨唯阿取容所稱幹員不過應對便給交通聲氣而已懷奇負異之士無以諧俗咸擯斥而不用彼偏裨之聽鼓趨轅奔走麾下者其志趣益卑其襟期益陋其氣骨益靡其習染益深且不知此四端爲何事欲求名將不愈難耶尙書以名將難得變格而求洋將此亦不得已之苦衷然管蠡所窺殆未見其可也夫洋將生長殊方棄君親以應我之募其人已不足深取況初至中邦不諳地利不稔民情不知國體倘有挫失譴責所不能及故

用爲教習或可收指臂之助如專任之鮮不敗事且募之
云者非有忠義固結其心也昭之以利而已彼爲利所昭
則利有重於我者彼且賣我而趨之卽使駕馭有方防範
有術不爲所賣亦必爲所挾持他日幸勝驕蹇不恭非高
爵厚祿所能饜其心而滿其志唐用蕃將事同一轍今以
昭洋將之利固結忠義之士重賞在前嚴刑在後棄壘者
誅偵軍者戮侵餉者拏降敵者族如諸葛亮之治蜀則軍
府文武懷德畏威其能折衝禦侮效死勿去者不惜高爵
厚祿破成格以酬之勿屈其材勿沮其氣勿掣其肘勿寒
其心效符秦之任景略必有若鄧張者十盪十決馳堅陣
而摧勅虜不待洋將亦足克敵制勝昔戈登洋將也終不
如程學啟之致命遂志今漢納根亦洋將也終不如鄧世
昌之殺身成仁且孤拔爲法臬將一揚武之學生能制其

命安必洋將可恃而中國將士不可恃設使漢納根守平
壤未必肯效左寶貴之陷敵衝堅則臨難而逃亦衛葉之
續耳夫僂用華將我用洋將已懼爲虜所笑況所募者皆
泰西之所棄者耶西報言洋關扞手亦來投效可發深慨竊謂將帥非可懸
金而募也以金募卒尙不肯爲我用故必同甘苦均勞逸
然後可共患難託死生合肥以金豢淮軍三十年矣唯無
忠義固結其心故非潰卽降又其克蘇松時借泰西兵終
身遂爲外夷所制前車之鑒後事之師舉措稍乖悔之已
晚尙書經文緯武爲時名臣今不於中國豪傑簡賢使能
選擇將士而欲以重利募遠人成敗利鈍事未可知其如
異日史冊何馮宮保勳威夙著嶺外比之伏波前賤乞簡
宿將督粵防意卽注此當局棄置不用至與額廉使論事
忿爭聞者以爲談柄尙書檄赴江左藉其聲望彈壓華夷

京口爲馮帥舊鎮此任當可寄之唯紆道江西遵陸前進
未免需時耳江防自吳淞而外寶山狼福屏障金閭滬上
商埠轉非所亟崇明爲平江後路不審北門之鑰今付何
人江陰軍尤前代防倭第一要津期得老罷使之當道倘
用淮將岌岌可危圖山礮臺形據天險然必能戰而後可
以言守常州無錫宜亦駐軍東可策應蘇松西可聲援鎮
揚布置旣密倚畀得人則建康有磐石之安而勤王可首
唱義聲矣至於礮臺當合敵不可窺測或據厓鑿險或環
壘築堤因時擇地多建暗臺密設機礮臺側掘隧臺外開
溝使我礮兵伏隧可避敵彈且使敵礮彈墮溝卽無炸力
今於江海口岸明立堅臺以爲礮鵠是召敵攻也彈有盡
日卽臺有破時土石所築以尖式炸彈猛轟之無不摧壞
況臺礮能擊前不能擊後如敵登陸掩襲亦決非萬全之
道故臺恃地利尤恃人和陸軍奮勇死戰則臺可據守圖
山焦山江面甚寬倘專恃一臺數礮之路敵用疾速伎艇
突過此險又何以禦之抑某更有請者往年法越事起久
佐楚軍竊見三湘子弟血性未漓使攘外夷忠憤可用今
倭事孔亟以爲募粵不如募湘粵人勇於趨利非重餉不
足動其心湘人勇於赴義有厚恩卽可結其志見聞習俗
趣各不同卽募粵勇亦必選東莞之精綫槍者爲陸師香
山之操漁艇者爲水師一習險峻一習風濤其性成也穗
城無業游民應募入營居常則惰而貪犯法則獷而悍恐
非紀律所能約束一潰之餘卽爲盜賊亦其性成也此間
獲謀云倭在澳港已募勇數千民習於夷招之卽去若湘
則決非倭所能募尙書湘中尙多舊部檄使再出自必景
集響臻較募洋將練西兵其利害難易相去天壤狂夫之

言倘資聖擇冀於大局有尺寸裨如果款議竟成乞盟割地則魯生當蹈東海死耳何能被髮左衽與倭奴同覆載耶昨客滬川作籌倭論一篇脫橐未竟爲鈔胥所刊播明知此策決不能行然使間諜傳示倭奴知中國草茅尚有畸士伏處思制其命者吾謀不用非秦無人且冀尙書騰檄南洋指麾東渡擇將選士購艦練兵彼以虛聲嚇我卽以虛聲應未始不足破其謀而奪其氣也輒錄副楸郵呈鈞覽又倭人海軍合計四十餘艦其二三等鐵甲不滿十艘餘皆木質常備及練習輪船此次入犯多以商輪改兵艦者非我海軍力不能禦特彼制勝在膽氣在謀勇我取敗在餽遺在侵剋耳論者言倭船堅礮利我僅僅自守尙懼不濟豈可冒險輕櫻其鋒然我不嬰彼能保彼不犯我乎舍戰言防恐防亦難恃避敵輸敵則大局裂矣歷觀前史必我能勝敵而敵勿能勝我迺始俯首帖耳與我言和敵無不勝何和之有求和在我肯和在彼我不操和之權而亟於議款輸幣行盟徒辱國體雖遣十使益爲虜輕昔法越之役和局踵成非彼秉鈞所能操券蓋由尙書偉猷羣帥協力諒山台桑屢告大捷故敵不得逞其志且法都巴黎至中國四萬餘里徵兵轉饟久役未遑然猶畫富良江爲鴻溝畀以六詔之地今倭徧處東陲儼若戶闥卽使兇鋒迅挫虜蹙頓銷尙恐狡謀勸其再舉况據我險要窺我京畿中國虛實彼益深悉我乞和旣屢彼必多索兵費以償十餘年購艦練軍之貪國債旣清仍圖內犯他日之禍更未可量海軍平時政以賄成而倭兵今日復以賄免則徒令豪傑短氣戎夷生心而已於國事又奚益尙書通知古今當抗章極論得失使樵野侍郎輩不至再出然後

人心始堅士氣始振否則我借款議以糜敵敵卽借款議以餌我一旦敵艦大至我銳已墮督之使戰必無應者成敗之機決於方寸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今我降卒皆彼銳師驅策有人風雲立變唯在明其賞罰激以忠義而已頃聞朝議使漢納根募德兵萬人藉以防倭是中國他日更樹一敵懼見其至不見其歸禦倭難禦德不益難耶與其曠日持久遠募德兵不若以兵費購德輪礮擇名將率漢納根規廣島攻長崎購英輪礮北襲旅順南扼吳淞截其後援遏其歸路至舟山約章爲英保護可諷英使自調兵艦駐守之則南北洋之患紓我可以湘楚軍出山海關乘其後朝鮮東學黨方起中國馳檄號召忠義爲我禦侮卽爲彼復讎遼薊豪傑必有應者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今中國利器授潰卒以輸敵而使湘楚軍張空卷又以鉅帑付漢納根使募兵竊恐爲其所給兵亦不至卽至亦無補於事而我之兵械已盡軍餉已窮是則杞憂所不釋耳某旣邁家屯復觀世變眷言桑梓殊切厯懷屢陳汲黯鯨直之言期效虞翻諫爭之益故敢一再布其區區唯冀執事枉高聽焉幸甚涂月朔年家子翊寅上言

籌倭篇一

自倭奴構釁以來論者皆謂其志在朝鮮以愚觀之殆假
虞伐虢之計也倭與中國同洲自古迄今事事效法中國
其後中國與泰西互市乃忽變法以效泰西購艦練兵虛
糜鉅帑財殫力竭府藏空虛積十餘年漸不可以爲繼其
欲取償於我中國也非一日矣中國地大物博足以自強
而 朝廷吏治不修軍政不講草野民心不固士氣不伸
其故何哉上下交征利而已中國見泰西之富故輪船有
局鐵路有局電綫有局織布紡花亦各有局皆所以效泰
西也然利不歸於國而歸於官歸於商則徒奪民利以爲
利而國已陰受其敝倭人見泰西之強故治軍用西法選
將用西法輪艦鎗礮皆用西法以駕馭之習練之下不與
上爭利故財力雖微而起其積弱則國已陰受其利夫中

遜庵集一

七

國所效法泰西特商務之一端耳舍本逐末卽駕泰西而
上之亦復何益又今譚洋務者不過語言文字之細服御
器用之微精而通之昉而像之爲泰西厮役則有餘而無
益政事爲中國漢奸則有餘而無益人材所謂得其貌失
其眞慕其名忘其實者也此外製造測算襲泰西之皮毛
而不能神明其意甚且因緣爲姦而船礮械所皆利藪夸
誕成習而水師武備皆利途故始則泰西攘中國之利繼
則中國之官商土工無不自攘其利而公家之利竭矣倭
人知中國之利宜急攘也故耗其貲以效法泰西而悉取
償於中國於是乎有朝鮮之師夫倭圖朝鮮當由長崎道
對馬島入釜山浦爲最便今乃渡兵黃海直抵仁川取韓
京俘其國王諸道未下已悉銳師奪平壤驅中國之兵使
卷甲歸自平壤至義州中隔安定二州及二縣二郡我軍

望風潰逃絕不堅守故倭得以破竹之勢建瓴之形鼓行
長驅渡鴨綠江如履平地大連城無險可扼委棄去之倭
遂乘勝逐北踰鳳凰城烽逼陪京幸宋祝帥守摩天嶺以
屏障遼陽防護陵寢百奉天密邇岌岌可危然竊謂倭志
猶不在此何則欲據盛京以規吉林當從威鏡道平安道
分路進兵始能席卷東三省而有之今倭以孤軍深入重
地其意殆不在奉天省城直以陪京諸陵爲我所必救故
北指遼陽以牽制我師實則將踰嶺而西由牛莊錦州以
入山海關耳迨宋軍聶軍駐摩天以扼其險故改由平壤
用海軍以攻旅順之前用陸軍以襲旅順之後旅順旣失
則敵可攻烟臺攻營口攻威海衛乃持久不進僅以鐵艦
游弋北洋豈旅順天險反掌可奪而烟臺營口防守甚密
未易攻哉蓋倭兵已傾國而出守韓京守仁川守平壤守

義州兵已不敷如再取烟臺以及營口不得不分兵駐之
兵愈分則力愈弱豈能盡銳攻山海關以窺京畿耶且倭
帥非不善用兵必將蓄精銳儲饜楮備器械出我不意以
海軍全力攻威海衛則渤海以內至遼東灣已成囊括之
勢按中高輿地圖旅順與平壤對岸威海與仁川對岸倭
據二險與韓京氣脈呼吸相通我軍戰船俱集威海彼將
聚而殲旂然後遣偏師襲臨榆遮山海關外之兵使不得
入別選銳師由灤河走樂亭據永平扼盧龍之塞以斷遼
蘄右臂且可由陸直趨燕京如北洋未冰再以鐵艦渡軍
犯大沽登北塘水陸前後夾攻礮臺則津門危於累卵威
豐朝僧暉之敗其前轍也津沽有變通州決不能守鞏
之下必致震驚比屋有播遷之憂連城有傾覆之懼其取
償於我中國者始可以遂其志今倭在盛京之兵已襲

巖州及復州矣如蓋平海城相繼淪陷則仍可由牛莊取錦州以入山海關分道內犯我軍必不能支國是又豈可復問宋祝帥嵩武軍爲虜所牽已疲於奔命未必能遏虜不使入關峴帥馳抵津門諸軍新集亦恐倉猝不及措手然則倭志不在朝鮮并不在盛京秉國鈞握兵柄者能知所緩急而密籌之預防之庶幾有備無患哉論者又謂北洋危在旦夕果何策以救其亟曰宜速檄南洋五省防軍簡將帥之有謀略忠勇者尅期並進爲濟河焚舟之計載以木輪驅以鐵艦由太平洋逕渡橫濱擣東京爲正兵而募閩廣敢死士及臺灣番徭涉險趨捷如猿猴者爲奇兵取道琉球北部諸島間越長崎經馬關由石見道攀緬踰嶺直指廣島則北洋之圍自解而倭所欲取償於中國者且可取償於倭矣彼用其假虞伐虢之計我應以圍魏救

趙之師彼則聲東而擊西我且搯吭而拊背彼能來我亦能往言攻不言守言戰不言和然後可破倭之謀奪倭之氣夫用兵者必智勇相敵始能旗鼓相當今南洋五省並起宿將開幕府合羣策羣力共獎王室湘楚勁旅雲集響臻商民輸粟助邊爭先恐後普天率土義憤同深倭復狂於北洋之捷謂淮軍不戰而潰也其志已滿其氣已驕又所續調後備兵皆起自田間訓練未素俟其旣出邀而擊之當使隻輪不返中國之足以自強者固甚可恃何必效法泰西始能折衝域外哉越南之役佛郎爲我所挫況倭以慕爾島國縱橫南北洋之間一旦中國發憤爲雄豈無奇策能制其命者兵志云萬人必死橫行天下苟擇將帥而善任之信賞必罰禁止令行彼之降酋招之使來彼之間諜麾之使去調羣艦載巨礮馳銳卒擣堅城先登者擢

後至者誅倭必還救其國唯恐不及再購英德兵輪西規
旅順東扼仁川斷敵來往之路外援既絕饜餽不通我檄
湘楚勁兵出山海關以躡其後嵩武軍必當大振遼瀋失
地指顧可收狂虜游魂豈能假息乃簡重臣選名將率三
軍之士馳一介之使宣慰高麗號召忠義以敵愾卽以復
讐彼都豪傑必箠食壺漿以迎王師然後課農桑修刑法
朝廷之上盡斥向者攘利之徒草野之間一變近時譚洋
務之陋習棄其所短用其所長不矜其名唯覈其實吏治
肅軍政嚴人心堅士氣振吾知三韓版圖仍爲我屬卽扶
桑亦可傳檄而定也彼議塞吳淞口以言防倭豈知當務
之亟者耶

聖清而瀛海內外文軌始通其間強大相侵弱小相併岌岌乎不可終日唯亞細亞在地球之東風氣最柔爲四鄰所環伺然中國自漢唐迄今每以柔道服人故强者輒蹙而柔者轉勝蓋不戰而屈人之兵其操縱固自有道矣倭與中國同在亞洲有輔車相依之勢宜如何講信修睦以固邦交始足北禦俄羅西防歐米乃不度德不量力與我中國棄好卽戎旣翦流求復襲朝鮮近且窺伺瀋遼竊據金旅潛師內犯由海蓋以趨錦州論者謂倭圖自強而不知倭之滅亡在旦夕間也攻倭自神武開基制凡七變曰國造曰國司曰守護曰世襲曰割據曰封建曰郡縣興衰治亂倚伏相尋明治維新始更舊典改正朔易服色以二

千五百年一姓相傳之國祚忽自革其風俗政令以效法歐洲尊攘之誼旣湮識者早知其必爲歐併幸賴中國翼而護之故泰西諸邦未敢遽肆吞噬耳今以倭之幅員而論四島八道不及中國兩行省之大其東海道濱太平洋一水迴環駛行無阻泰西輪船由新嘉坡至中國海面便可徑達橫濱進偏品川倭之東京本名江戶爲德川氏亡國故墟地甚平坦無險可守其北海道與樺太一島相距咫尺曩時魯西亞人密邇接壤錯處堪虞今與俄屬之東察加隔海僅一日程俄國兵艦朝發夕至中國自吉林圖們江渡青森蘘箱館據其上游則千島諸國席卷可得其南海道與琉球毘連中國由臺灣遣海軍收冲繩取淡路勢亦甚便再由攝津逕擣中堅可塞畿內之門戶其西海道日向薩摩皆臨巨浸壹岐對馬偏近長門假令中國從

高麗海峽渡兵更可直抵下關截南北之津梁扼東西之險隘則彼餉援俱絕表裏不通倭之襟喉此爲最要昔元代平壺之役專攻其西後遇颶風覆舟遂爲所敗賴襄嘗言元幸自一面來耳若四面來攻斷糧道杜策應其禍豈可勝言迨德川氏柄政時美艦入浦賀復入下田俄艦入大坂復入唐太英艦入函館復入長崎倏忽往來舉國震動使環而攻之則倭亡豈待今日有明末造倭屢寇邊惜中國無海軍未能大張撻伐然亦不聞倭據中國土地而有之也

聖清定鼎之初寬大爲懷無字藩屬先定朝鮮繼定臺灣兵力有餘曾不加倭以一矢且其時庫頁之地索倫之兵跨海南征易若拉朽乃置蝦夷於度外棄熊石於掌中倚漢如天胡不知感厥後泰西各國互市通商倭亦共訂約

遼處集一

六

章均霑利益曩歲球案久延未結俟其悔罪再造中山頭因朝鮮內亂中國自有保護之權倭復渝盟蹈我之隙牙山孤軍旣爲所挫平壤義州羣帥失策仰違節度以致潰逃淮軍酣秦二十年統將溺職辜恩委疆土於不問今已降旨逮治明正典刑特簡重臣總師出塞猶冀倭主翻然改圖盡釋猜疑言歸於好故張侍郎蔭桓奉使東渡諭令解甲還我版圖豈蠢茲小醜不能滅此朝食哉蓋因唇齒之邦誼難膜視當與倭互相犄角爲亞細亞洲全大局耳中國地大物博其民皆尊君親上好義亟公軍興以來各行省輸粟助邊無所愛惜凡俄英德美法諸邦與中國互市日久鄰好益敦見倭跋扈驕恣無不發憤思與爲難故倭襲旅順船塢英之兵艦已躡其後又倭以虛聲恫嚇將犯南洋而各國師船俱集上海英以重兵駐香港駐舟山

駐煙臺自願爲中國保護如果倭再跳梁 中朝當電飭
各國使署諷泰西友邦合兵攻倭分道大舉俄由琿春出
波西灣趨函館據札幌英由香港出琉球南部諸島攻橫
濱規東京美由金山檀香島襲神戶取兵庫法由越南繞
道雷瓊登鹿兒島北扼長崎爲諸道聲援德由上海天津
調兵艦奪對馬窺長府截下關斷倭與三韓往來之路而
中國以閩廣臺灣之兵恢復琉球登萊威海之兵恢復朝
鮮山海關勁旅雲集總十餘萬長驅合圍聚倭內犯之虜
而殲之海蓋金復一鼓可下盛京兵踰摩天嶺扼鴨綠江
擊其暮歸虜帥必蹈海而死然後約縱連橫四面並進直
指廣島俘其國王倭之滅亡在旦夕間肉袒牽羊悔之已
晚中國與歐洲友邦素稱輯睦無待償以兵費即可使扶
桑全境四分五裂夷爲中西各國之市場而中國復以近

西之強將以倭爲歐洲東來逆旅而俄與泰西亦患倭之橫以爲靛乎亞洲今欲亞歐永保升平唯倭與中國益固邦交始無事可聯歐而結其歡有事可制歐而禦其侮故中國勦設海軍以守邊垂蓄兵力折衝樽俎徐圖自強既不與歐爲難其待倭亦有加靡已懷柔萬邦中國所以稱無外也今倭主與政府不熟籌亞歐大局而唯任二三桀鷲酋長盜兵潢池竭其帑殘其民一旦爲歐所乘豈有餘力以自救夫歐洲守局外公法于中國誠無所私然以葢爾島主侵蔑上邦則固局外所不容公法所不貸況中倭構難歐之商務所耗已不貲哉又倭用朝鮮叛臣金玉均計以圖滅其國而東學黨爭起與倭尋讎大院君雖被禁錮彼中豪傑必有舉義旗建名號者是韓京倭兵終無安枕之日至倭納中國通人謀犯盛京而通人且引倭兵置之死地冰天雪窖中其凍餓僵斃者已山積摩天分水險峻異常保障遼陽足資防守吉林勁兵循鴨綠江而下據九連城則奉天倭軍必無歸路一旦朝廷宣各國公使曉以同仇其政府必續調兵艦颺馳而來倭欲退軍恐已無及是倭爲漢奸所賣必不能得中國片壤明矣倭索中國兵費冀償積逋中國則以兵費廣購輪艦與倭從事南北洋每船連礮火器械約值洋銀十一萬五千圓計置船百四十艘共需銀千餘萬兩在中國所耗無幾南北洋面海軍頓雄習練既精足與五部相抗而倭則進退失據兵力財力俱己困窮泰西各國之兵競承其敵俱壓於境雖欲自保豈可得哉吾故曰倭圖自強而不知倭之滅亡在旦夕間也夫兵凶戰危古所深戒鵠蚌之喻豈徒寓言倭與中國同文亦早知尊攘之誼奈何崛起忽尋干戈今薄

海婦孺咸懷義憤而朝廷獨不忍倭之淪覆以自棄其藩籬故一再遣使諷早息兵冀彼東嶋永延舊麻邦交既固外侮自消然則

聖清待倭同覆載之深厚倭主已於廣島設立議院朝野文武豈乏通才倘合亞歐二洲全局熟籌彼挑釁而黷武者必罪無所逃中國遭人首膺顯戮一旦悔禍修好結盟海波不揚可翹足俟之矣

乙未正月 廷議遣張邵兩使赴倭議和偶箸此論寄滬上友人之隨節東渡者不數日而威海劉島相繼告陷張邵兩使爲倭所不禮而返未能諭以禍福折衝於筆舌間北望燕齊爲之痛哭 二月朔日記

夫中國積弱而有自強之機倭人寢強而有自弱之道吾既熟籌而詳言之矣然合亞歐二洲全局而論則倭之橫固非中國之福倭之亾亦非中國之利故中國不難挾泰西以制倭特恐中倭相持泰西將承其弊而俄亦乘機兼併駸駸有囊括之計耳俄之覬覦東藩已非一日彈春五市輪舶往來唯以窮朔邊徼荒漠之區購煤匪易故決意建築鐵路改用汽車不獨藉以通商竊恐異日用兵長驅並進一發莫禦曩歲定界議起俄人圖越鴻溝使臣受其所欺險要多為彼竊據幸賴曾惠敏在俄執爭始廢前約中國失地已數百里朝鮮國政不綱亂黨紛起俄境與彼連接未嘗不欲肆其鯨吞特中國有保護藩屬之名俄不容越俎操刀致與中國失好且吉林黑龍江練兵屯田布

置尙密俄因西卑利亞鐵路未成故尙無攘奪之舉而注意朝鮮未嘗一日忘也倭以朝鮮為俄所窺伺中國積弱已久恐不能覆而翼之俄得朝鮮則據倭上流有高屋建瓴之勢倭懼偏處無以自存沈思密慮積十餘年購艦練兵意圖先發故有今日之事甲申歲朝鮮之亂倭遣兵輪駛入仁川幸我國先事預防提督吳朝慶迅率勁軍馳抵韓京護大院君送就藩邸倭艦遲至時逾四刻形勢為我所據不得不俯受範圍然猶立約津門以圖牽制曩者朝鮮叛臣金玉均改裝易服久匿扶桑輸款倭廷勸其大舉天奪之魄剗刃腹中倭主聽彼奸謀不思悔禍駐韓倭使復陰煽之以張其醜潛調兵艦由長崎對馬島乘夜渡軍旬日之間數逾二萬我粵人在長崎者電達使署密告虜情中朝駐韓使者袁君世凱亦飛電北洋勸發重兵早

爲之備當局不察漫焉置之我使署某君材本庸闇倭玩之於股掌中彼都舉措惛然罔覺海氛已亟猶爲虜欺及倭兵潛入韓城盡據險要雖欲固守已無及矣論者謂中國之誤在立津約時已伏釁端駐倭公使又非折衝樽俎之材遂使玉帛變爲干戈而當軸竟任其決裂不先定禦侮之計專闢將帥望風潰逃屢失戎機致貽大辱愚以爲猶未綜亞歐二洲之全局熟籌之也夫亞細亞洲三國並峙中朝之外北則俄羅斯雄跨朔漠包東三省及蒙古之地而與我爲鄰南則倭人崛起海隅據南五省戶閩之側近且蠶食諸島翦流求侵和蘭越呂宋以與我臺灣接壤爲中國計當北聯俄而南聯倭始億萬年無兵革之警中國旣與泰西諸邦通商互市則當入萬國公法爲之盟主然後能握中外之樞紐而操縱唯我獨執其權泰西諸邦至中國四萬餘里以託命於我果能使之均霑利益而兩無所損則彼必不肯與中國爲讎而我則以其閒暇明政刑整軍旅飭吏治儲人材勅設海軍廣購輪艦精擘製造測量之術巨礮快鎗能自鼓鑄不必求購於泰西其水陸將領以及士卒皆實力簡選潛心攻驗訓練旣熟期可致用再以餘力講商務而維餉源使利歸於公不爲官與商所奪其學校則文武並重其田疇則招徠有方其工肆則執事俱興其市廛則賦稅不擾四民各得其業旣可富庶卽可自強苞桑之基於是乎在至朝鮮爲中國藩屬究非隸中國版圖近年以來內亂頻仍其君相昏庸不自振作我旣未肯改置行省奠定封圻則何如大公無私使入萬國公法與亞歐二洲共保護之則俄旣杜其窺伺之謀倭亦絕其侵陵之漸檀君舊壤可永爲中朝屏翰而我

亦不至徒耗兵力獨糜餉需且倭與中國久通盟好朝鮮亦與倭互市中國亦何必私而有之受虛名而忘實禍又不能操保護之權中國失計莫大於此前者津門之約倭人亦微露端倪中國發兵戡其內亂豈遂忘倭之橫思干預迨至倭使入覲挑釁渝盟師直爲壯曲爲老羈縻無術不能爲中國諱也且兵法全國爲上滅國次之我卽能與泰西約縱連衡以亾倭祚亦非利倭之土地藉倭之人民而後可言自強如果倭有悔禍之心修好息兵中朝亦當大度容之使二國生靈不致終淪塗炭故遣張侍郎充出使大臣馳赴彼國諭以禍福冀倭不至爲俄所併亦不至爲英法德美所乘此固中朝覆幬之宏而倭所禱祀以求者也夫唇亾則齒寒胡跋則尾蹙中國兵力財力其厚於倭者何啻倍蓰然猶不忍借歐之助以速倭之亾而倭顧欲黷武以擾中國者櫻泰西局外仗義之師吾知倭人必不若是之愚且悖矣然則熟籌亞歐之全局倭地褊瘠僻處東隅非聯中國以其護朝鮮使爲亞洲屏藩又豈有他術可自存哉至亞歐二洲之不能合爲一則天時限之地勢分之人心亦未順之我

聖清厚澤深仁淪浹肌髓設有外侮靡不志切同仇無論歐洲諸邦風俗殊異卽倭亦文身斷髮豈能與中國爲儔側聞倭人索兵費求質地在我君相容保爲懷何嘗不可曲意相許而償費旣賤民之膏而民不聊生割地更拂民之心而民爭效死一旦怨憤所激四海豪傑共舉義旗中國自強之機固有可恃而倭則兵力財力俱已困窮則何如聯邦交結鄰好使亞歐二洲並受其福之爲善也且中國以倭索兵費求質地而取怨於民不得不以兵費與地

求助強鄰爲禦倭之計然倭亾則鄰益強而不可制卽倭
勝中國俄與泰西亦將競起而乘之謀國事者當策萬全
倭豈肯僥利一時以貽百世之禍耶願以告中倭之籌全
局者

時張邵兩使聞己內渡和議恐致決裂復著此論屬滬
上友人付之報館宣示東瀛竊冀中倭言歸於好爲亞
歐二洲籌大局者當不河漢斯言二月朔日又記

與王雪岑觀察論水師武備學堂牋

昨送高麾具聆偉論海防海軍兼籌戰守長駕遠馭規畫甚宏然竊料當軸決不能行何者積弊已深非旦夕所能挽也溯自黠利披猖佛郎跋扈開海禁立海防柵海軍通商各國四面環伺思抵隙而蹈瑕東西洋約縱連衡倭先發難竊謂島夷之禍將與中國相終始我欲效泰西以自強而泰西之強愈出意料之外中國不競日甚一日亞細亞洲將爲泰西所遙制豈泰西能自強而中國竟甘自弱哉蓋由朝廷上下皆以粉飾爲事而不肯竭其智力材力與泰西爭一日之長也中國自閩江始置船廠購輪艦練鎗礮講製造習駕駛測量之學南北洋踵而效之設立水師武備學堂凡所以求將材而習時務者靡不謂於是乎在乃十年以來將材仍未覩時務仍未諸中國所效不數

遜庵集一

五

載而泰西已變前法守舊則拙更新則難況所效法者不學其精唯襲其迹不窺其奧唯仿其式上所求者在彼下所應者在此非特不能自強而已其自欺實甚自侮實甚卽自弱亦實甚請爲執事覲陳其弊學堂之中初延洋員爲教習語言文字皆用泰西沈文肅以今日生徒儲異時將帥之選不使粗通典籍則韜鈴無自而曉且忠義之性未能激之使生又凡在學堂類皆閩粵子弟膏粱統袴習染易深約束稍寬遂成夷俗並有從泰西學藝歸者則益不知尊君親上之誼駕駛測量技雖嫻熟而折衝禦侮絕無其人乃復設中國教習兼授華文囑以詩書導以禮節勗以廉恥策以功名唯開柵之初爲俗所囿羣小奔競士大夫恥預其事又拘定年限肄業者多取聰穎幼童其中國教習雖皆選出洋學生絕無奇特之士介乎其間故學

堂迄今積十餘年費帑不貲程功蓋寡甲申歲馬江告警能效命者唯揚武之學生既濱於危猛發巨礮梟彼渠帥閩遂解嚴其餘皆膽怯氣撓年輕質脆逃死不暇何論戰守海軍成敗關天下安危大計今以將帥重任督撫提鎮所未爛者諉其責於佩鯨舞勺之童旗鼓登場事同兒戲立法不慎貽誤良深近歲學堂改從營制生徒見總辦提調執士卒見統帥之儀列隊送迎拜跪惟謹小不如意呵譴頻加其粗有知識略有氣節者皆深以爲羞盡棄向所學而去至總辦提調例檄道府大員平日兵事漫不經心勢位相高氣燄薰灼及偶肄學堂曹然不知所教何藝所習何技凡遇三季大閱操一切體制儼以統帥自居而學生則愈藐之愈恨之又學堂中向有稽察之員攷覈不嚴品流益雜於是市井稗販厮養輿臺其子弟皆得濫竽充

遜庵集一

五

數期稍習外國語言文字以便服役西人有志之士翻然改圖卷堂襍被告歸者踵相接南皮尙書督粵時所勦學堂兼肄水陸師原議定額二百一十人後改一百八十八人近則裁陸師之名僅畱水師正額九十八人附額二十人規制蕩然舊法盡失每歲所費逾二萬金卽使再積十年波無一人任折衝禦侮之選者上以奴隸求下以奴隸應欲於此中儲將材講時務又豈可得耶嗣頃倭人潛襲朝鮮偏師內犯以三四架點酋長率七八鐵艦縱橫北洋窺伺畿輔擾盛京據旅順偪牛莊扼遼海大東溝之戰海軍兵輪管帶皆學堂中高等充選臨陣潰逃恒怯畏縮猝然遇敵幾至盡殲幸德員漢納根堅忍相持僅存餘燼其後鎮遠復自觸礁此外戰艦皆木質兵輪望風潛遁旅順既失避至威海所謂奴隸下材貪生畏死一經挫跌不可復振

者也曩歲法犯閩疆澄慶馭遠見敵自沈方謂懲前或當
愆後乃和局甫定苟且偷安玩泄成風益形廢弛迨倭難
旣起濱海戒嚴樞臣疆臣智勇俱困徵兵數十萬糜餉數
千萬不能操制勝之策一再遣使輸帑乞和失地喪師爲
天下笑其故何哉海防海軍皆不可恃而已究其不可恃
之故曰無人材究其無人材之故曰欺蒙曰巧詐中國設
立水師武備學堂爲中國儲將帥非爲泰西蓄廝役也今
任總辦充提調作教習者皆不知用兵爲何事又恐奇傑
之士窺其底蘊則彼不能固寵而希榮於是交口稱譽以
爲良法美意無踰於此自強之術操券可期彼之巧詐甘
蹈大愚彼之欺蒙忍釀大患卽有一二識者知中國爲泰
西所賣又恐觸犯忌諱容身竊位緘默不敢發一語唯自
立於不敗之地而以駕駛輪艦測量鎗礮責之甘爲奴隸

之學生彼學生者亦稔海軍之不求實效姑就酣豢餬口
一時冀博微資徐圖自脫無怪其甫出大洋羣匿艙底不
待見敵而心膽已碎裂矣嗚呼國家歲撥海關數百萬金
賞造臺造艦購礮購鎗一旦有警則使乳臭未乾之豎子
承其役庸臣誤國是何居心如此而以爲可自強非欺蒙
也朋比爲奸而已非巧詐也喪心病狂而已自古神姦巨
憝謀盜人國不必篡弑不必廢立不必禪代不必征誅唯
多方以誤之亟肆以疲之渙其軍心隳其眾志耗其國帑
棄其兵械凡有文武材幹者或擯之草澤或驅之夷狄羣
小並進樹爲黨援導以欺蒙文以巧詐使中國終於自弱
而無自強之機卽可制之使不能自主迫之使不能自存
而彼得乘閒竊其權而攘其利故海防海軍之決不能振
十年前已預知之曩爲辭叔耘侍郎痛哭流涕陳其芻議


極荷嘉許以爲賈山至言未及陳奏遠使歐洲越在草莽
無緣上達今則巧詐之風愈熾欺蒙之習愈深粉飾愈工
潰敗愈速而當局夢夢曾不一寤譬如錮疾中於膏肓其
蹙而僵倉卒立見必非苦口之藥所能救也倘柵設學堂
卽奏請破除成格鼓勵人材使海內奇特之士澄思渺慮
覃精殫幾用力於泰西各書譯而出之證而明之中國教
習之所課卽泰西教習之所授互相攷較各盡其長學堂
生徒則簡文武學校生員之器識明通年力精壯膽氣遒
勁者膺其選莖成而後登之朝廷試之軍旅任之職事授
之官階餼稟優而不濫章程嚴而不紊不使習安樂不使
逐紛華貢士開海軍之科建官立海部之署勵精求治惟
日夜孜而總其事者又皆知兵大臣屏絕夤緣隨才錄用
安見中國智力材力不及泰西而瞠乎其後者不且駕乎

遜庵集一

三七

其前耶立法旣未深求改制迺益形其陋差以豪釐謬以
千里執事於積弱之極博咨羣言徵及鄙議冀挽回而更
張之竊恐欺蒙者沮於前巧詐者撓於後而神姦巨慝復
堅持牢不可破之見居中牽制以敗其謀則亦徒存此論
而已於國事奚補愚故謂實事求是當軸決不能行而長
駕遠馭戰守兼資舍此規畫又別無奇策也昔曾文正論
東南人材以爲無恆心不耐苦今學堂生徒皆選閩廣吳
越輕浮少年及充管帶則以輿馬衣服相誇耀貨殖牟利
聲色自豪甚且侵剋士卒餽遺上官習於趨承便於奔走
至跋涉風濤巡弋洋面旣憚其險又畏其勞耽暇逸忘憂
危無事則善鑽營有事則工避就海軍將材大率類此以
此戰守何者可恃然則泰西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不
待智者而自明矣一旦 聖主發憤爲雄痛革前弊庶幾

自強不息申乾斷以奮天威則先生偉猷冀見采納澄清
有日當拭目而俟之光緒甲午涂月既望胡寅頓首



遜庵集一

三

麾從過發神與俱馳時局艱危寢饋並廢賢勞況瘁想憂
逾尋常萬萬也嗣頃登萊告警海軍盡贖威海劉島相繼
淪喪滔天之禍夫豈忍言竊觀倭人用兵攻堅擣瑕其注
意所在已可逆覩陪都守備本屬空虛虜得海益據牛莊
竝不直趨遼陽而先由海道內犯非嵩武軍能遏其鋒也
不過牽我重兵遠出榆關彼得乘虛竄擾山東爲窺伺畿
輔之計耳京畿以天津爲門戶旅順威海實天津之屏障
不得旅順不敢逕犯威海不得威海不敢逕犯天津不得
天津不敢逕犯京畿旅順失而威海危威海失而天津危
此必然之勢無待言者北洋之禍在丁汝昌棄旅順而退
守劉島夫海軍恃旅順船塢爲歸宿丁汝昌當以死爭之
旅順既失是無海軍也劉島孤懸豈可守之地不斬丁汝
昌而再任爲統領是使之棄威海也龔衛庸材不足深責
獨惜朝廷以數百萬鉅帑造船塢數千萬鉅帑擗海軍而
付之一再潰逃之丁汝昌使棄旅順棄威海并棄煙臺而
天津亦不可守此普天率土所同聲痛哭者也且國家擗
海軍以禦外侮必簡中國之名將而責其效今用丁汝昌
已誤國獨柰何以英員麥克魯爲副提督使舉水師之餘
燼一旦盡付之敵人是丁汝昌猶不足深責矣麥克魯未
降以前威海敵弁德員瑞乃爾棄臺先遁天津所派之學
生四人亦相率借逸是威海劉島非失於倭蓋失於北洋
之誤用西員也夫中朝將帥受國厚恩猶不肯見危授命
城亾與亾麥瑞與中國何親而謂其能效忠於我灤陽之
狩前事豈忘之耶用西員副海軍是海軍甫冊時已受制
於敵今降倭固宜且猶覺其晚也北洋大局波裂至此成

事不說雖悔何追側聞南洋各礮臺復用西員倚爲長城
竊恐麾下將士間風解體一旦虜艦大至沿江礮臺拱手
輸敵江左數百萬生靈將淪於塗炭而東南無安枕之日
矣論者謂同治初年蕩平髮逆洋將華爾戈登隨軍征勦
頗著戰功西員非不可用豈知曩時將領如程學啟等皆
忠勇精悍奮不顧身故西員亦俯聽指麾然大軍收浙時
白齊文屢經反側非左文襄一再用計擒而斬之則洋將
助逆益不可制今不於中國求人材使練習槍礮講求營
陣而徒恃洋將如左右手則雖再勦海軍購鐵艦築堅臺
他日西員又將據以獻敵蹈北洋麥瑞覆轍雖有智者復
何策以禦之夫藉外援以防倭必與其國明立要約使迅
調巨艦厚集兵力以與倭從事於戰或可得緩急之助若
徒借西員以恫嚇倭人倭豈爲西員所恫嚇哉旅順威海
之失泰西兵輪佈滿北洋不聞倭人有所顧忌亦不聞泰
西與我犄角且暗藏奸人爲倭預割水雷是泰西助倭不
助我之明證我顧藉泰西所棄之員以相恫嚇宜倭之益
無所忌憚也又麥克魯爲海軍副提督高爵厚祿已歷年
所一旦事亟俯首降倭瑞乃爾久在北洋薪水優隆亦閱
十數寒暑倭敵旣熾棄職潛逃不審今日長江礮臺所用
西員其材莠果出麥瑞上耶抑與中國有氣誼之親而幕
府能以忠義固結之耶中國用西員以防倭而西員或降
或逃以賣中國明效大驗爲天下所共覩大局已矣其如
生靈塗炭何泰西人情畏強欺弱不敢與倭輕開釁端且
陰冀倭之橫而僥利於中國則不能助中國以禦倭尤恐
賣中國以聯倭此固宜熟審而密圖者非徒西員不可恃
而已今日事勢北洋已潰敗波裂不可復救如南洋尙可

自守則勤王之師入衛之眾猶能供其饋解以稍冀運動之挽回倘虜窺長江而西員以險要之區潛送白旗納款於虜是自棄北洋併自棄南洋舉沿江數行省悉爲倭人所佔據何以對九廟之靈下塞四海之望也合肥議款聞在旅順倭亦遣其相伊藤氏至旅順會議朝野上下延頸以望和局之成竊料倭相之待合肥當效俄人之待崇侯優禮以羈縻之危詞以要挾之中朝不允倭必以重兵襲天津合肥既爲所留天津人心必至惶惑三軍無帥非潰卽降倭之精兵俱集旅順朝發夕至天津必不能守如此則京畿危矣倭再遣偏師攻南洋入長江南北交訌水陸竝舉土崩瓦解禍要難言此尤不可不預防者曩上南皮尙書慶卽論西員汲不可恃今麥克魯果降瑞乃爾果遁北洋西員無一人以死勤事端木之言不幸而中揮袂

遜庵集一

三

屑涕憤氣填膺昨固卿赴滬附貢寸楫極言海州之防萬難稍懈如倭以海軍南犯竝掠民船由廟港鹽城一帶渡兵登陸直趨淮安銳師數千入無人之境進扼袁浦據鎮揚上游而海軍擣狼福備圖山沿江礮臺必墜風而靡蘇常松滬全局俱震餉源旣絕南北不通江左偏隅恐難自保敵由淮徐睢山東爲一氣京畿聲援爲所阻遏非獨生靈塗炭而已執事蓋猷碩畫卓越恆流計必有策以處此寅一介愚闇兵事不嫻徒以家國所繫安危所關未敢緘默視同膜外堯瀆之罪非所當避干冒披瀝乞采芻言幸甚幸甚翊寅頓首

時聞合肥在旅順議款後又改赴馬關爲倭奸所狙擊始定償費二百兆通商五口內地并割臺澎而和約成矣中國不能自振和戰大局皮於泰西其定款議時亦

西員之力居多云 乙未三月記

遜庵集一

三



西員之力居多云 乙未三月記

海防海軍兼籌戰守議

代擬上樞略

竊維歐亞二洲互市以來海禁大開兵輪薦至始則以護商爲名繼則縱橫於南北洋之間規取險要建立市埠恫嚇要求不可遏止中國於是籌海防創海軍其實皆請開海禁者招之使來故通商而後泰西日富中國日貧泰西日強中國日弱互市之利曾不敵其害之萬一中國駸駸有不能自主之勢聖經言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其亟戒可謂深切著明矣然海禁之開亦非中國所能自主時勢所徇悔無可追中國旣征其利卽受其害今爲禦害之策則海防不得不講求海軍不得不規畫蓋海防主守海軍主戰非能戰則守難恃非能守則戰難言戰守有資人材奮興而後徐圖自強尙不失爲自主之國否則外侮環集內患迭乘其害有不忍言者日本蕞爾三島國弱而貧唯措意於海防海軍故一旦猖獗至此側聞遣使東渡款議未定中國所耗數必不貲倘再因循仍其故轍則人心益渙士氣益靡海防豈能復堅海軍豈能復振昔賢綱繆迫乎未雨況今堅冰已至厝火將成凡百臣工敢安緘默謹就管蠡所窺測者撮其大綱備采擇焉

遜庵集二

一

一海防宜護礮臺也中國江海各口岸所築礮臺皆昉西式堅則堅矣然造臺之員非卽守臺之將工料偷減與否帑款侵剋與否其賢不肖豈可盡知督撫唯憑保固之一結驗收之一言泰西則以礮彈屢轟不裂爲程是彼覈其實而我矜其名堅否已不足深恃至於守臺之將管礮之弁皆不從攷驗而來則臺之要害礮之準的皆知之不深

試之不熟又敵艦乍至開礮遙轟及宜近擊不能命中則棄其彈棄其藥卽棄其礮棄其臺故臺礮不足恃所恃者守礮臺之將弁而已將弁得人而堅臺巨礮始不輕棄故必核造礮臺者之值量守礮臺者之材險要一失動關大局非可漫焉不察也敵艦之進有遲速敵礮之來有遠近且彼善於避必我善於迎就其避而迎機疾擊則全恃測算之有準又泰西用兵雖多聲東擊西然必有全力所注之處我臺地扼險要敵必用全力相爭設使敵以十艦攻一臺每艦巨礮十尊或八尊六尊敵眾我寡何以爲禦則特有護臺之船邊而截之環而擊之仍恃戰不恃守故泰西各國未有礮臺之前無戰艦者敵艦轉移以避礮還礮如梭之疾如磨之旋而我臺孤峙以爲礮鵠欲求可守難矣臺艦相輔可禦敵且可攻敵再用魚雷水雷密埋要隘

逐庵集二

二

而守電匣發雷機者又得有膽氣之員或迫之使前以受我礮或驅之使卻以完我臺庶有當於設險而守之義此防敵泗赴水底翦其雷綫尤防漢奸設使守匪將弁棄雷而奔仍不足恃然敵攻礮臺每自陸路襲我之後則尤恃防營以爲翼護蓋一臺數礮卽使能擊二面其所扼者僅三四十里之江海面耳敵於數十里外潛師登陸悉銳攻臺我後路險要爲敵所據或藥彈局被敵所轟則守臺礮之兵頃刻立潰故必恃防營全力翼而護之礮臺左右皆築長堤設暗臺環堅壘以杜敵之掩襲其堤面以三合土築車路多置輪礮往來交馳彼此策應隄外要隘以堅壘守之多開隧道敵避炸彈我之彈藥亦由隧運始可應敵不窮至築堤鑿隧之法當抽派營哨限以地段程以上方定以日期察勤惰明賞罰又守隄之兵宜與礮臺聯絡一氣防營失利有臺兵爲後援卽使敵

奪我壘毀我隄尚可據臺協力死守否則一潰之後棄臺而奔險要盡失礮彈軍貨爲敵所得雖西式堅臺萬不足恃其防營將領必擇智勇兼優者任之所謂軍不擇將以軍輸敵徒恃臺艦適爲敵資故視其帥知其將覘其將識其兵知海防之不專恃礮臺斯庶乎可與言防矣

一海軍宜聯戰艦也中國洋面南北區分然北洋拱衛畿輔南洋控制島夷其實毫無偏重且敵艦之來自南而北若強分畛域必不能聯絡一氣禦侮折衝故海軍必簡重臣爲總帥兼轄南北洋兵輪以專責任而一事權今議沿海八省擬設四軍以四提督領之每軍副將四員管帶十二員領戰艦十二艘四碰船爲前鋒四鐵甲爲中權四快船爲後勁用碰船以突陣衝堅用快船以包鈔夾擊而鐵甲則主將所統以應敵而指麾奉天直隸爲一軍駐旅順

遜庵集二

三

及大沽山東江蘇爲一軍駐威海及吳淞浙江福建爲一軍駐舟山及馬江臺灣廣東爲一軍駐澎湖及澳門雖分四軍控八省而仍須聯絡一氣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且宜輪番移汛不得久停四季以仲月會操餘時則巡奕洋面如孟月旅順之船移汛大沽其大沽之船移汛威海其威海之船移汛吳淞節節輪調以習海程季月同前則南北洋之沙綫風濤無不熟練而全軍將領士卒皆不憚勞其舵工初時祇可僱募洋人然須八省各募一人以爲之副學習數年海程精熟無待借材異域則海軍始足自強如久駐一隅必耽暇逸而怠憂危徒糜餉糈洩難禦敵前者海軍之敗皆酣豢之使不戰而逃也其仲月會操之地春在大沽則夏在吳淞秋在舟山則冬在澎湖次年春在旅順則夏在威海秋在馬江則冬在澳門各省督撫就近

出洋閱操使與統帥提督聲氣相聯唯有警不得由督撫
奏畱開擁兵自衛之漸蓋海軍主戰而不主守也移汛則
八月爲期各歸原駐之地會操則兩年爲度備歷所轄之
區無事可使洋面屏絕盜踪一旦有警風卷雲馳如響斯
應而後可剋敵制勝否則南洋之船不習於北北洋之船
不習於南兵力旣分軍聲亦不能振且使將士存踰域之
見觀望推諉檄調不前其流弊正未可逆料至於戰艦各
有性情或順馭則靈而逆駛則滯或直衝則疾而旋轉則
遲其容積與壓力各艦不同其速率與馬力各艦又不同
則孰宜前孰宜後孰宜攻孰宜守平日旣精攷察臨時始
成算可操且不至有債事之慮其管帶當知一艦之利病
其統領當究羣艦之短長然後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可進
可退可合可分管帶不得人則一艦債統領不得人則一

軍債且恐一艦債事羣艦爲其所牽一軍債事全軍爲其
所震則擇統領難擇管帶尤不易也羣艦旣聯再擇礮弁
泰西各國戰船不使礮兵見敵而唯聽管帶之指麾裝藥
彈發機輪以鈴爲號其命中與否則責成測量之礮弁而
管帶與一船之兵俱寄命焉必定其心堅其志專其任盡
其能然後可發必命中故管帶視統領爲尤難測量之弁
必由管帶所攻驗以寄其命管帶之員必由統領所推選
以責其成所謂如身使臂臂使指也而統領管帶之賢否
唯繫總帥之一心故必公忠體國智勇兼優嫻習兵韜知
人善任者乃克膺此重寄非獨助威資望而已昔彭剛直
以侍郎巡視長江水師則將領皆得人公而明廉而嚴剛
而能斷直而能專故將領多感恩而貪縱者無不畏法若
使海軍總帥盡如彭楊則折衝禦侮之選於是乎在知海

軍不專恃鐵艦斯庶乎可與言戰矣

一海防海軍宜練鎗礮也海防之臺海軍之艦既堅且利矣而制敵之器鎗礮爲宗鎗以近攻礮以遠擊其命中在藥彈尤在測量今以礮論敵艦在長風巨浪之間起落回旋形勢不定而皆有度數之可尋如風軟則浪低風狂則浪急知其艦容積若干速率若干壓力與馬力又若干即可定其行駛起落之度數或伺其起而擊船腹或伺其落而擊煙筒或伺其行駛而擊機器艙或伺其不行駛而擊瞭望樓皆不外測量之一法高下疾徐所爭秒黍若非攻驗精熟決無命中之理而尤在練膽使不爲敵攝練氣使不爲敵撓膽壯氣堅然後可徐施其技至於洋鎗尤貴命中或環轟其主將或猛挫其先驅徒放排鎗以虛聲相恫嚇則取闕而已子藥既耗神志已搖敵或猝乘必致奔潰故裝彈發機皆有其候亦當聽將領之指麾蓋洋鎗有準頭有表尺取準之法以度爲差一望瞭然無難練習然有中有不中者則以距敵有遠近度數有高低其彈出鎗口因地心吸力由漸而曲不能逕直故西法有拋物綫以量其高低測其遠近而中與不中可預決焉洋鎗多種皆購自泰西其所製之國不同廠不同式不同卽高低遠近之度數亦不同又一鎗各有一鎗之速率凡一秒始其彈出速率尺度又各不同敵行疾則疾赴之敵行徐則徐迎之必聽將領指麾以爲節度倘敵在近而度高敵在遠而度低或過度或不及度皆不足稱命中之技故必將領視敵之遠近測度之高低定發之疾徐所用何鎗則取何準以旂語爲號令而士卒聽指麾焉始發必命中不致浪擲藥彈否則敵有準我無準同一快鎗不能勝敵必致輸敵若

將領未能攷究測量士卒恃有利器見敵卽轟是棄其藥
彈與見敵而潰等也泰西用鎗法論風之順逆差氣之寒
燠差候之陰陽差時之早晚差藥之粗細差彈之輕重差
其表則較及秒黍其權則量及豪釐臨敵之時固勿暇論
而爲將領者平日皆不可不知竊謂鎗式太多勢難並習
購之他國易受欺蒙必擇善求精自行製造一營士卒宜
專用一式鎗操之至嫻練之至熟始可仰聽指揮如響斯
應稍有捍格則仍棄其利器而已又旂語號令爲三軍之
耳目當自創簡明新法使士卒一望皆知不可純用泰西
恐見敵張皇其視聽有時而誤且使敵知我號令以爲趨
避是我以進止告敵也倘練鎗礮而不知測量習測量而
不立號令未有能命中者矣他若煉藥鑄彈尤宜加意講
求或有煙或無煙藥力分厚薄或渾圓或橢圓彈質分精
銳製造得宜庶不至虛糜餉項然命中與否唯在將領之
得人論者以倭兵鎗礮俱利故足制勝殊不知皆中國之
棄餘且未聞遇敵諸軍其將帥爲倭兵鎗礮傷斃者又潰
卒所棄皆毛瑟鎗徒有利器不能制敵何者習練未精氣
爲所奪而將帥無指麾之略也竊謂臨陣之法養銳爲上
盡銳次之若銳氣易墮敵必避其鋒而擊其懈至巨礮尤
不宜妄發我彈垂盡敵再猛攻此必敗之道敵之善攻者
輒先游弋於礮力不及之地以誘我師使所發之彈皆成
浪擲伺我銳盡然後疾驅並進突至我前我必張皇不知
所措故練鎗礮尤貴練膽氣能使先不爲所激後不爲所
乘則制勝之道得其全而命中之技亦思過半矣蓋鎗礮
者利器而器不能自爲利必貴有用利器之人徒恃器而
不擇人必致委利器而不用卽用亦未見其利是又在將

帥之能用兵而不僅爭利器之多寡也知海防海軍之不專恃鎗礮斯庶乎可與言守且可與言戰矣

右策戰守各條臆見皆以將領爲主臺艦次之鎗礮又次之中國事事效法泰西然法其式而不法其意效其用器而不效其用人竊恐非自強之道泰西何以能自強一日覈實否則矜其名而欺一日求精否則襲其貌而僞一日攻程否則徇情而嫌其濫一日任法否則市德而病其寬至於營私罔利冒獎邀功則尤軍政所大忌故言戰守必明賞罰嚴紀律言將領必擇忠勇選智謀得人則興失人則蹶國有道則人才聚而盛國無道則人才散而衰前史所陳洞若龜鑑 睿照自懸固不族芻言之妄蹟也臨穎無任屏營之至光緒甲午涂月

攻泰西各國武備記凡鎗礮子出口必往下墜其測量

法初一秒時低下一丈六尺一寸二秒時四倍於初共低下六丈四尺四寸三秒時九倍於初共低下十四丈四尺九寸故平日試鎗礮須先試準用藥若干則彈子之行一秒時能及若干里臨陣審其所擊測實若干里彈子至彼應低若干度當高舉鎗礮若干分以就之則無不中矣中國爭購鎗礮不習測量徒耗鉅貲可勝浩歎安得統帥將領於無事時講肄及之 自記

上總署汪侍郎論海軍處

伏讀邸鈔中倭款約已定廷議改併海軍衙門

詔內外臣工疏陳自強之策愚以爲海軍不設不足以張國威禦外侮設海軍而不儲真材變舊習則雖購堅輪鉅礮適足資敵無益於事曩者北洋勅設海軍翊寅箸議二萬餘言綜覈名實波其必敗見者且駭且詫獨辭叔耘侍郎歎爲知言今船塢竟燬海軍盡殲推原禍本其故有四曰將領非才曰測量無準曰駕駛未習曰號令不行曲折利害前議中已詳及之至作人材振士氣究新法收利權雖不專爲海軍而言然成敗所繫興廢所關實爲國家自強之本欲求自強不得不復設海軍倘設海軍而專恃西員必仍蹈北洋覆轍蓋西員平時可資訓練一旦有警例得辭職求去卽受中國統帥之任必不能責以死事非遁則降亦復何怪中國將士出水師武備學堂此輩閩粵浮薄少年氣骨本脆未經戰陣心膽易搖強使臨敵必致債事方伯謙林泰曾輩可爲寒心故求自強以作人材振士氣爲主以究新法收利權爲輔興學校以作人材停捐輸以振士氣此自強之基也重繙譯以究新法講制造以收利權此自強之具也竊見內外臣工疏陳時政以鐵路爲大綱以礦務稅務商務郵務爲細目愚謂此皆爲國牟利與民爭利忌本逐末充其害足以自擾足以自困足以自敵而不足以自強他如胡芸楨輩所言惟觀其利不觀其害行之十年必至潰敗波裂不可收拾前陝督陶中丞樸深明至計器識獨閎其所抗章多正本清源之論翊寅不揣樸昧續有芻言謬欲指陳補所未逮越在草莽無由上聞侍郎贊密勿之猷膺喉舌之寄不於此時合羣策參大

謀儲真材變舊習非所以答堂陞之

清問紆

宵旰之焦勞也敢披瀝所見謹上末議四條并前箸海軍
議一通郵奉執事幸垂鑒覽備獻納焉
一興學校古之儒者靡不身通六藝周官保氏以六藝教
國子曰五禮曰六樂曰五射曰五御曰六書曰九數隸於
太學掌於司徒又鄉大夫三年大比攷道藝興賢能獻其
書於王登之天府是六藝爲學校所共嫻漢魏以來禮經
樂經並皆亾佚而射御書數近世又失其傳武科習射文
科習書僅爲功令而設亦絕無致用之具甚矣學校廢而
通六藝者爲尤罕也 國朝以弧矢定天下閱二百年而
火器大興火輪畢集聖人若起亦必不視爲緩圖其有文
武材者舍此更無戡亂之具愚以爲火器測量藝與射同

遜庵集一

九

火輪駕駛藝與御同倘率中國之人材講肄於學校中必
能駕泰西而上之況表尺盤針皆中國遺法泰西人竊取
而去精益求精然不得謂之西法置不講也至於婆羅門
書隋志已載劬行畫革亦書學之一端西人以希臘及羅
馬文字爲古文藝術政治皆從此出彼中學派傳自漢唐
求其形則蟲篆之遺求其意亦隸隸之類周官象胥譯覈
有掌習其文字始曉其語而達其情 聖清國書亦與真
楷有別五洲之地不皆同文生今之世而不通翰軒絕代
異域之方言則子雲爲妄作矣他若天算地輿句股弧角
泰西之法本自東來借根起於天元幾何原於回部漏刻
符於九執麻書昉於四分本均諸輪卽齊七政之遺意靜
動諸球卽判兩儀之奧愷羲和所掌章亥所步稽古神聖
推測極詳數學寔失而求諸夷尙不愧爲嗜古之士因陋

就簡苟安畏難而唯藉帖括以進身則誠甘於自棄所當束之高閣者也明代以制藝取士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開耒之初蓋欲置人材於無用之地一旦有亟無以應變則入彀者多凡材而英雄必不落其度內今天下之積弱皆制藝困之使無以自強也愚以爲海軍旣設當興學校而講肄之文武並重非身通六藝之士不使濫躐科第除策論奏疏外其帖括學一切罷之庶人材奮興皆可致用同治初閩省設立水師武備學堂南北洋亦踵而效之專延洋員爲教習語言文字皆用泰西其學童皆閩廣吳越浮薄多年習染旣深性與夷近不矧尊君親上之誼自少至長唯利是圖縱使學成於國何益當局者心知其非乃復延中國教習曠以詩書導以禮讓勸以廉恥策以功名意則善矣而所延教習又不專取兼通西學之人徒課學

童以帖畢作論泰西教習之所授與中國學習之所授判然兩途聞見卽岐年齒又稱塗飾耳目上下相蒙欲其可致用難矣復令學生妙選文武學校人材擇年在弱冠以上使入堂肄業藝成之日精加攻驗擢以甲科試以軍旅任以職事授以官階而教習亦選兼通中西學藝之人曾游歷各國者掌之重其祿嚴其程課其功責其效量材錄用竝予出身使爲學校之定制十年以後造就必多今學校皆習帖括而水師武備學堂又定以年限唯取不知不識之幼童國家恃此求將帥才所謂南轅而北其轍也嗚呼六藝絕而學校衰制藝興而學校廢坐令人材自甘暴棄禮樂旣失而士大夫皆以射御書數爲羞至海軍學堂生徒必服士卒之衣以壯觀瞻而尊體制使有志者不肯輕預其列而市僧販夫輿臺厮養之子弟轉得濫竽充數

以糜海關歲撥之餉稍誰秉國鈞使人材寔成積弱之勢
欲求自強豈可得哉

一停捐輸昔漢武開邊搦納粟之例卜式且以牧羊得官
桑孔之徒言利者折及秋家貨殖擅富國遂寢衰不數傳
而成王莽之禍迨東漢末靈帝鬻爵於鴻都門任用闔寺
盜賊蜂起黃巾構亂卒亾其祚魏晉乘間篡竊相尋推其
禍源桓靈稱首然實由西京之作法自敝也 國朝以神
武龍興雍乾以來吏治蒸蒸日上材蔚起其後白蓮嘯聚髮
捻橫行兵興數年餽饋無出議者乃倡捐輸之例以給軍
資然中興將帥不聞引捐輸人員而任用之也同光纂統
此弊未革凡遇水旱及籌海防迭開捐輸積重難返閱二
十年監司大員亦多捐輸出身國家遂成積弱之勢今設
海軍以求自強必先禁捐輸之例而後可言戰守何則泰

西人材出於選舉出於攻驗中國人材出於帖括出於捐
輸此不戰而已屈不守而已潰也夫捐輸之員與國何親
而出其貲財以圖報效此不過爲利而已爲士爲農爲工
竭其心思材力僅可得百一之利爲商則可得什一之利
焉今爲官則貲百而利千貲千而利萬於是居捐輸之美
名享商賈之厚利而人皆震矜之以爲官其實則裨販而
已國家旣取其資不能不酬以利而彼又計較其貲之多
寡雖獲十百千萬之利猶未滿其慾倘利一失則怨咨愁
苦而不能以自存於是乎蚩綠愈工奔競愈巧詔媚愈甚
忌嫉愈深凡上官之一言一動靡不窺伺而承迎一喜一
怒靡不揣摩而趨避凡所以謀其利也積漸旣久戇直且
變爲唯阿僕誠且變爲詐僞廉謹且變爲貪鄙方鯁且變
爲圓通蓋拂上官之意則失其利并喪其資而所捐所輸

付一擲矣夫素化爲縑荃化爲茅賢者猶所不免況賢者一而不肖者百耶故上官始亦輕捐輸繼必深暱之終必堅信之其非捐輸者方且歆慕之效法之唯恐不暇至監司大員以捐輸進則天下官皆出捐輸而人材必爲所壞國家亦必爲所賣蓋人材者國家之元氣未有元氣傷而四支百體能自強者也且人亦念捐輸之義乎捐者捨也棄也輸者授也予也人捐其財必不肯捨其軀而國家竟棄其官人輸其貨必不肯授其命而國家轉予其權旣并官而棄之并權而予之彼猶不賣其國者未之前聞夫捐輸固裨販之道也賣國亦裨販而已矣國家設海軍以自強則彼不能行其裨販之術故必外侮環集而製造者可裨販采辦者可裨販軍裝軍械軍火軍糧皆裨販者所藉手以牟利者也甚且府藏失而典守可裨販焉臺隴失而監修可裨販焉國家之費愈多裨販之利愈厚國家之計愈感裨販之利愈饒中國設海防海軍需款浩繁於是乎捐輸人員始得悋其意償其願故捐輸之害不至於賣國不止賣國之術不墮其海軍而燼之不止且海軍主戰主守皆危事也捐輸以牟利爲事海軍將帥豈獨不嗜利而甘蹈於危愛錢惜死何暇戰守則亦終於賣國而已終於隳其海軍而燼之而已故捐輸不停海軍人材皆被抑而不出人材不出中國亦終於積弱而不能自強今復設海軍而徒爲裨販者牟利之資何必自疲其民自耗其用自傷其士卒自困其農工且自欺其君自侮其上自賣其國而爲強鄰之所笑哉捐輸停則人材勃興將帥皆思立功名以效其命百戰百勝且可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平內患以卻外侮裕如矣

一重繙譯昔禹會鯀山執玉帛者萬國山海經所載四荒皆在九州之外證以今地信而有徵逸周書王會篇某幣輸琛舌人是職越常白雉重譯來庭凡隸屬國語言文字有不通者必藉繙譯以通之 聖清定鼎之初恐中外臣工不習國書於是乎有繙譯一科使列甲第其滿洲人員引見必詢以國語應對嫻者獎之不嫻者傳旨申飭至歐洲文字又與滿漢不同前明崇禎間徐光啟李之藻輩從西人利瑪竇傳麻算之學繙譯具有成書近時如上海格致書院所刻各書亦由繙譯而出下至光學重學汽學化學雖瑣碎繇猥繙譯之亦各有法度可循愚以爲國家取士求致於用同光以來各國皆駐有公使必調繙譯隨往藉合通中外之情所以聯邦交宣主德階至榮職至重也又於京師及互市各行省設立同文館廣方言館習外國

文字語言以儲使署繙譯之選故近年來槃敦周旋彬彬稱盛唯各省同文館廣方言館皆擇聰穎幼童肄業其中所學者皆鄙俚之言淺俗之語精文奧義渺不能通其故何哉蓋未習中國文字則必不能習外國文字也夫字之有母音之有紐古今一致中外同原華嚴法梵合聲之前哲韻學論之已詳泰西文字語言亦必有字母音紐可尋釋其條貫特習者不明其意不殫其義不悟其理故所學皆鄙俚淺俗而莫窺其精與奧且中國既設海軍凡駕駛測量不能不通泰西之學舍語言文字何以傳之其人況教習皆聘洋員學堂生徒必先通泰西語言文字始可讀其書而習其技今學堂以水師武備爲名而語言文字尙未先通必待臨時始教之是所習非所學也卽通其語言文字而不明其意不殫其義不悟其理則所學亦膚受

而已教習之人豈能毫無隱祕議者皆謂泰西人恆直忠信絕不相欺然以中國之師教中國之人尙不能盡傳其學況異國語言文字皆不同而所教者又無知識之童蒙耶然則中國所設非徒爲泰西所欺直自欺也非徒自欺直欺泰西也如此而求通其學殆所謂正牆面而立者耶然則奈何而學可通曰國家重繙譯之選則泰西書皆可爲中國書而聰穎者觀之可事半功倍其不中選者使遞相受業必精於泰西語言文字而後錄送學堂使肄業焉則學堂所教所習皆水師武備之事而不必斤斤於語言文字之末矣其學生藝成後各出聞見以繙譯其書必期互有心得於所教所習之外再由精西學者反覆攷究果能直抒所蘊卽授以副教習之銜出使大臣隨時奏調久駐各國使署又可繙譯各國之書以中國人之心思材力日出不窮自能駕泰西而上特必朝廷激勸之誘掖之獎拔之耳今每科各行省駐防之旗籍漢軍皆取繙譯生員及中式舉人竊以爲宜廣其例增其額凡能繙譯泰西兵法陣圖及製造測量格致各書者由督撫咨提學補取生員送由總署放驗如果精邃眞確有裨時務奏准中式舉人一體會試賜同進士出身內充海軍衙門司員外補水師學堂教習再有文武材幹奏派各兵輪管帶以軍旅任之則將材崛起而折衝禦侮之選可得矣今同文館廣方言館肄業之學生其上者堪爲中國之市魁其下者僅爲外國之廝養其不肖者并將爲敵國之奸諜是又在當軸者激厲振興使人材皆樂於自見而後天下無棄材然則重繙譯非特備海軍之選所以收海內之人材也

一講制造周易一書於經最古制器尙象繫傳載之特詳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舟車弧矢皆神聖所造作以利天下威天下者也自周禮既佚冬官不傳後儒以攻工記補之密緻精微廣崇皆有刊度各世其職傳其業工用高曾之規矩至漢猶然墨子經說下篇鑿近鑿遠大小而景殊均髮均懸輕重而系絕格物致知已開近世光學重學之祖他若極勝重則衡不撓繩引軛則車不倚關石懸絲則不下柱於地皆制器之奧指攻工之祕義泰西火船火車其機輪樞紐未始不出乎此故泰西者從墨翟之教者也孟子距墨所以衛道者甚力所以防患者亦甚深不圖泰西用墨翟之教以自強而中國卒受其弊然中國智巧豈竟不及泰西耶中國巧而詐泰西巧而誠故工必竭其巧與誠始可執繩墨而稱大匠墨子辭過篇言聖王作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則制造之法固聖主所不廢也

今海內經兵革之後士離其鄉農失其業流蕩忘返者三十年於茲矣惟商逐錐刀之利蓋多於昔數仟百倍又商之所售以泰西物爲宗彼收其利我取其贏而中國民困且愈甚何則我材不良而器多窳是工勿竭其巧與誠也使中國之工皆講制造民亦何取乎泰西之物而售之以自取其困耶通商以來泰西制造用機器人力少而費亦輕今中國鑄錢鑿礦之外織布紡棉亦各設局購泰西機器而奪其利所以敎百工者月異日新然此外制造尙未講求閩江船廠昔歲爲法所燬愚謂沿海口岸皆宜設廠制造輪船卽非通商各埠亦可使小輪往來駕駛至兵輪鐵甲購自外洋遇有戰事各國守局外公法無從購置如中國能設廠制造卽不必借助強鄰又洋鎗洋礮各國之式具存必求其所以命中所以及遠之機槓而仿造之始

不徒襲其式而可圖制勝否則泰西改式中國又將棄舊
械而從之效法不已國必大弊非計之得也上海製造局
亦必月定其程年定其額每歲費帑若干當制鎗若干造
礮若干如不中程不及額者則責監督之員償其直果有
巧工能出新法駕泰西而上之亦宜懸不次之賞以爲鼓
勵蓋未有賞罰不明黜陟不當而能行一政收一效者況
泰西制造用機器中國必有造機器之廠始能別出其範
圍自古言攻守之具莫善於輪般墨翟輪九設而墨九距
之使敵之攻械有盡而我之守禦有餘今中國不講制造
而徒購泰西所唾棄之物或講制造而不能自制機器則
亦步亦趨效法之尙恐不暇何論九設而九距也其餘奇
技淫巧無益國用無益民用者宜一切禁革有用者防冬
官之意設攷工司隸工部凡工分梓匠輪輿其餘各工皆

依周禮而損益之使世其職傳其業材良而器不窳即可
保中國之利權即可奪泰西之利權所謂利權者先操其
權而後徐謀其利也中國上下皆亟於攘利故利未享而
害卽乘之權不我操必至利爲人奪竊謂中國四民僅存
其一士農皆無以自給工亦不能神明規矩與泰西爭制
造之長唯商則競逐錐刀擁厚貲以相銜鬻吾恐數十年
後朝廷之上官與吏皆商也其始國賣官其繼官賣國其
爲能上下如出一轍必國不賣其官官不賣其國革侵漁
之習行綜覈之法而後稗販可禁而後制造可精昔漢代
抑商吏治日盛近世一切皆用商賈故士農與工皆失業
而國益衰舍本逐末其本必折聖人若起不易吾言矣

光緒乙酉五月在甬上著中國初設海軍議時叔耘侍

郎備兵甯紹相與商推得失手跋卷尾四百餘言並郵
寄上海屬格致書院刻之愴念曩昔忽逾十稔劉島債
軍竟如所料此集論箸皆中倭近事未便以前稿扉入
族寫定舊集再當覆栞頃聞海軍衙門已有 旨奉裁
杜牧臆言亦復奚補腐儒狂瞽不知忌諱識時務者庶
憫其愚而鑒教之幸甚光緒乙未八月朔自記

遜庵集一

十三

羊城西湖街
成文堂刊印

